

我们需要文学成为照亮心灵的灯火

——简评蒋兴强中篇小说《同行同根》

□冯晓澜

凤凰山

都市慢生活

评论

08

2019年8月12日

星期一

达州晚报

主编：郝良睿
责编：李睿

同行同根

蒋兴强/著

在讲述“中国故事”正火的当下，现实主义创作，依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。因为“中国故事”是为了回应、回答或探索当代中国人的存在状况和精神困境。不管是从细微处着手，还是从宏观上把握，只要能深度介入到人的存在状况当中，勘探出人的精神境遇，便有可能成为好的中国故事。

蒋兴强的《同行同根》（《延安文学》2019年4期）2019年7月在《达州晚报》连载，就是一篇立足当下、努力写出现实感、以良知讲述“中国故事”的中篇小说。他在题记中宣称：他之所以讲述上世纪90年代初“南巡”讲话之后，这一段特定年代发生在西部天州的故事，是希望对读者有所启迪，如此，方不枉一写。

我们应该知道，关于现实，并不完全特指当下的现实。逝去的历史，仍具有过去的现实感。随着时间的流失，站在今天回顾，过去的现实还兼具抚今追昔、追根溯源的历史感。如此，就不难理解，作者讲述一段尘封已久的故事，绝不仅仅是出于怀旧的需要，而是从文学的角度发现了当代精神生活的某种根源。在

在我看来，那就是利益的追逐、欲望的难控、贫富的分层和道德的丧失，驱使作者自觉去回顾市场经济初始建立之际的市井百态、精神的迷乱及纯商贩们所组建的集团，在官商联手面前的不堪一击。以此，与当下烛照产生跨越时空的现实感，给读者提供一个回顾的视角和一具解剖的标本。

这个标本，作者选取了西部天州辽包水果批发市场，以“同行同根”的商贩群体来命名，必然关地盘、涉利益。书写对象的确立，无疑预示小说基调的沉重。但这不是作者的偏见，一定有他的良苦用心，并将现实主义批判锋芒作为发力的方向，体现了他努力深度介入现实的伦理写作态度。

从开篇对天州辽包市场的外部地理环境和内部市容环境的描写来看，作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传统现实主义坚守者。他要的不是快节奏的纯故事的讲述，而是把具体的水果批发市场作为一个无名的主角，与即将登台的人物一起来共同见证：一个市场、一个集团和一群人的事业之兴衰和人心之复杂。他大有回归做时代书记员和时代见证人之雄心。故，他才会写得如此耐心和从容。

辽包水果批发市场，既是主角，也是一千人物活动的舞台。王不非、张勤和蔡光亮、马丽萍两对夫妇及王不非合作伙伴晓安在第一节陆续登台亮相。这三组人物关系，既关乎家庭情感，也牵涉朋友之情，还预示了日后的裂变。

“南巡”讲话之后，“东风风来满眼春”。这春风，在这年冬天，吹到了天州，辽包水果市场闻风而动。毕业于音乐学院，下海经商多年的王不非，众望所归，成为天州106家商户组成的老板集团的董事长兼总经理。贤内助张勤眼光远、明事理、懂谦让。她献的解决场地和股份入股良策，除了晓安入股外，皆被王不非采纳。商人讲效益，不到几天功夫，一切难题迎刃而解。

集团步入正轨，并高速运转。张勤和蔡光亮各带一路去办货。两个家庭，各出一人。这为后来王不非的出轨和马丽萍趁虚而入充当王不非“贤内助”埋下了伏笔。小说重点叙写张勤一路，对先后采办香蕉和菠萝所遇的曲折艰难，以及技术、运输方面，进行了栩栩如生的描写。特别是当张勤面对果农“上水药”作假被地头蛇围攻时，劳模大妈一句“谁还敢再干缺德事打上水药，我这棍子就不认人。打官司，找县长，我这老脸去帮你”。正义与温暖的闪光，让张勤化险为夷，为集团赢得了可贵的利润。

集团的优势和暴利，让没能入股的水果商户眼红心急。于是，有天州四小贩之称的小集团，开动脑筋，向老板集团叫起了板。他们避实就虚，不从遥远的产地批货，而是到重庆小批量进货，快进快出，成本低，货品好，一天下来，收入也很可观。王不非见四小贩钻了空子，欲动用黑吃黑武力解决。而马丽萍心计过人，立马支招“智取”，很顺利就将四小贩招降纳叛。自此，集团壮大，成为独霸天州水果市场的大鳄。天州“内江”才平，产地云南外攻又起。汤老板拉18吨香蕉闯入天州。面对产地强龙来瓜分水果市场利益的紧要关头，马丽萍再次献计化解，除了好吃好送，还许诺汤老板代办云南一半的水果业务。

烽烟方熄，后院又起火。这一次是合作伙伴晓安单独叫板。晓安因家事耽搁未能及时参与入

股。晓安被抛弃的另一原因，乃是王不非的偏见和气量狭小：“一想到晓安的妻子自恃清高，总是瞧不起自己，王不非就不舒服。”面对晓安的求助，王不非“几声哈哈一打，便官腔十足地编出了人多嘴杂，意见难统一，要他多理解的假话”。王不非之所以如此绝情，还与马丽萍有关，“自从马丽萍与王不非在一起后，王不非与晓安交往的机会少了，王家孩子的笑声少了，张勤与王不非吵架的次数也多了”。马丽萍这个第三者的介入，可谓红颜祸水，让王不非迷失且乱了方寸。但对晓安，王不非是狠心的，没有丝毫的恻隐之心。这次没有马丽萍助阵，王不非开动集团机器，动用红黑两道双管齐下制服了晓安的叫板。晓安自此在天州消失，其他散户再难起二心与集团相斗。在王不非看来，他的果断，实在是产生了杀鸡儆猴的震慑作用。可令王不非没想到的是，他的狠心实为晓安日后的反击埋下了隐患。此后，辽包市场发生车辆安全事故，覃副总一家的霸道导致市场拥堵达6小时，并引来媒体曝光。

当传出天州要建“隸希批发市场”的消息时，王不非仍陷在盲目乐观之中，并放出狠话：“无论搬迁到哪里，我这106家都是个最庞大的体量，搬迁政策不特殊、条件不优惠，利益不倾斜，免谈！”

王不非的毫无远见和夜郎自大，于此可见一斑。

集团夏闲总结会之庆功宴，虽一派歌舞升平，但那已是最后的繁荣，其内里败象已显。宴后，王不非与马丽萍幽会，逛商场，还分别佩戴上“天长”“地久”的戒指。这个道具设计得非常妙，无疑具有反讽色彩。世上哪有天长地久之长盛不衰？天下又哪有不散的宴席？集团到达顶峰后，开始一路下行，只是陷于偷情之乐的王不非浑然不觉罢了。先是收荔枝张勤被假军人骗去500元运费，后是张勤在弄岛办货，返回途中，车子两次出事，拉回天州，折本达八万。接着蔡光亮酒后嫖娼被几个小姐算计掉58万货款。蔡光亮丢失巨款，经王不非和几个头头沟通、斡旋，仅赔偿两万了事。可见集团的运作，人情大于制度。没有健全的管理营运制度，焉有不败之理？弄岛之行，重长远的果农不收搬运费，张勤补足200元，捐给了一名卖香蕉的孤儿。张勤和果农的鱼水深情，让我们透过尔虞我诈之商场风云，看到正义、善良、同情和怜悯之美德的闪光。

当隸希公司开始雷厉风行拆迁辽包市场时，王不非一千人仍沉浸在集团虚假的繁荣之中，没有一点作为，更莫谈预案和措施，可以说是自我放弃了抵抗。隸希公司“一开始就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办法”，又打又拉，分化瓦解，整个辽包市场一哄而散，老板集团庞大的身躯也轰然倒下，由此，终结了老板集团香蕉批发业的暴利历史。小说到此才揭秘，隸希集团董事长是“个头不高、言语不多、说话低调、有一年多没露过面的晓安”。晓安漂亮的绝地反击，乃有官方背景，他只不过是抛头露面的代理人而已。此后，王不非等各自四散，各奔前程，但王不非和马丽萍并没走到一起。这结局是意味深长的。

《同行同根》借天州辽包水果老板集团兴衰这只“麻雀”的解剖，让我们窥见了市场经济建立之初，人们为利益分配所左右而上演了一场人性深处的悲喜剧。水果商贩们由无序，到有序，又由利益分配导致人性幽暗复杂的呈现，小说批判与弘扬兼具，带给我们诸多思考和启迪，更有向上的信心和力量。我们需要文学成为映照现实的镜子，同时，我们也需要文学成为照亮心灵的灯火。这才是文学的使命，亦是这部小说成功的密码。



云阳龙缸+岐山草场 2日游

原价~~328~~元 特价99元/人

全程无购物

全程0自费

发团时间 八月十七日

注：仅限八月十七日，仅此一班，报名从速

报名咨询电话：18982885132

报名地址：达州市报业旅行社通川中路255号（达州日报社门口）

AAAAA景区--云阳龙缸

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--岐山草场